

圍裙

「妳甚麼時候回家？甚麼時候走？要留下來吃個晚餐嗎？對了妳的衣服也一起拿回來洗，宿舍的洗衣機洗不乾淨！早一點回來，我會準備好料的——」

「我再跟妳說。」妳闔上手機，又一次，拒絕。

又一次，妳拒絕她釋出的善意，當她關切的、努力的想扮演一個母親的角色時，妳總是推開了妳，故做不在意的搖頭擺手，揮揮衣袖。

擺手的姿勢讓妳想到告別。

幼年時，母親赴北工作的清晨，也是以這樣的姿態告別的。妳覺得那樣的背影就是合理的遺棄，當她終於換到一份離家近的工作，妳與妹妹早過了需要大人陪伴的年紀。她想修補的損壞時間，已經被遺忘在某個寒風刺骨，淚眼迷濛的早晨。

而今，妳以同樣的姿勢，對她。

那條紅色的圍裙，因為長年浸在油煙的氛圍中，紅得有些泛黑。原本是結實溫柔的紅，被時間一點一滴壓了下來，沉在黑斑點點的汗漬裡，與廚房內的各種氣味一同混雜。

「只剩這條了。」妳指著母親身上穿的那件圍裙。

「那我先脫下來給妳穿。」母親放下鍋鏟，俐落地在圍裙上抹抹，拉開背後的結。

妳緩慢且遲疑地接過，避開她抹上的骯髒肉泥，也避開她油膩的手指，「反正都要洗手，妳怕甚麼啦？」

皺著眉，在身後打結時妳還在懷疑：這件圍裙從拆封到現在，究竟有沒有洗過？母親催促的聲音又響起。「可以掀開鍋蓋了！還不快點！菜都要軟爛了！」妳忍耐著，讓手拾起像浸泡在油裡的鍋鏟，另一手才吃力掀開大鍋蓋，旁邊那個聲音立刻隨著蒸騰的白煙傾巢而出。

「先把鍋鏟放下！妳這樣要怎麼做事啊？我不是教過妳嗎？把火關小一點……小一點……現在翻一翻菜，往鍋子中心翻！不是在鍋緣！菜都要掉出來了！太大力了！翻炒的時候，不要發出這種聲音，是——這——樣——」她上前奪過鍋鏟，像示範體操動作的老師，左一下——右一下在妳面前揮動著手臂，熟練而整齊的，方才四處亂跑的菜葉，立即乖巧地被馴服在鏟上。

「妳就是太少練習，連鍋鏟都拿不好。真是笑死人，以後要怎麼嫁人啊？我在妳這個年紀就知道要……」母親的碎碎唸不停的在背後播放，又是那套陳年老舊的段落。妳默不作聲將盤子擺上餐桌，回過頭看見她正大火快炒著蝦子，九層塔的氣味尖銳而鮮明占據整個廚房。

混著油煙，還有高速運轉的抽油煙機轟然作響，加上母親近乎喃喃自語的抱怨，形成一股強烈具威脅的頻率，極有侵略性朝妳迎面劈來，每一分每一秒妳的眼耳鼻舌身意都被欺身退後。而妳身上穿著那件紅色圍裙，恍如黏附在身上的嘲笑，雞皮疙瘩立刻爬滿全身。

「妳在發甚麼呆？快點把蝦子端出去啊！」妳如獲大赦，逃出。

這是一個冗長而讓人窒息的假期，經歷了漫長題卷轟炸後，妳才剛從焚燒殆盡的青春時光中掩鼻逃出，又一頭栽入另一場與母親僵持的競技場。

假期中，長輩們以孝順的嚴格目光檢視妳，妳不得不退出書房步入廚房，妳知道自己已經不是孩子，而是被納入另一個領域的成員，妳將肩負大任，從這一柄油膩的鍋鏟開始到一家人的唇舌。越到用餐時間妳越緊張，三代同堂的家族，六個等待的嘴巴，彷彿每一個嘴巴都在召喚妳的歸位，在用餐前夕妳若待在客廳、房間或浴室都是罪惡的。

老舊抽油煙機的嗡嗡聲直逼耳膜，陣陣油煙不想被馴服四處飄散，菜汁殘渣飛濺中沾染上妳的新衣，母親的叨念聲：「進廚房幹嘛穿新衣服？妳弄髒的衣服要自己洗，我不會幫妳洗！還有，妳難道不知道進廚房就表示工作嗎——」妳沉默，任由那些字句尖銳狠準，猛刺妳的心口，望著剛剛沾上的刺眼油漬，彷彿正緊緊咬住棉質衣料，咬住妳身上那件紅色的圍裙。

妳低頭凝望圍裙，鏡頭拉近，配合著抽油煙機馬達運作聲，畫面慢慢聚焦在那塊硬幣大的油漬上，圍裙的紅模糊了，油漬被放大。那一塊濁黃的汗漬卻漸漸淺了，褪到底層與纖維緊緊咬合，變成圍裙的胎記，看起來與一般的調和油汗漬沒甚麼兩樣。食物濁重的氣味不知何時散去，轉而一陣刺鼻的化學油味飄入嗅覺，油畫的味道竄入鼻尖，妳抬起視線，從震盪的回憶跌回潔白的畫布中。

擁擠的廚房對比空白的畫布，一時間妳的思緒還轉不過來，新學期、新學校與新階段，大學生活就此開始，從那滯悶的家中脫逃，妳還來不及感受自由的喜悅，時光的腳步將妳拉入另一種新的困境。現在，妳是美術系的新鮮人，應該盡情放縱被禁閉已久的繪畫慾望，應該自由自在活躍於藝術的殿堂，應該……可是排得滿滿的基礎訓練，卻讓妳沸騰的快樂降溫，基礎跟不上科班出身的同學們讓妳沮喪，一而再再而三被質疑能力更讓妳心靈受創，妳感覺自己深陷一個美好幻景的沙漠，義無反顧衝入，才驚覺前路迢迢，無法回頭了。

沙漠是寂寞荒涼的，那無法馴服的碳筆與線條，惶然地爬了滿紙，擦了又畫，畫了又擦，破碎寥落拼不出一張靜物畫。抹不乾淨的自卑，在白紙上清晰浮現，微微出汗的手心，就像握著那一柄妳不甚熟悉的鍋鏟。

沒有震耳欲聾的抽油煙運作聲，沒有血肉飛濺的殘渣，沒有腥臭的生鮮更沒有不停砲轟妳的碎碎念。當那些油煙已經退到下一個長假，眼前剩下一根無辜的碳筆。靜謐的教室內只允許存在刷刷聲，那是訓練有素的手在紙上抹碳色，而妳還心慌意亂地構著輪廓。眼前的蘋果與葡萄，明明是那麼簡單的線條，在妳的紙上總是無法有一個安身之處。

那個孤伶伶圓形，忽然變成一個模糊背影。沒有面容沒有情緒沒有色彩，只是一個不知所措，沒有一個安身之處的背影。

晚餐時刻，某一個人總還在刷洗地板，她彎著腰像米勒畫中的農婦，抓著長柄刷用力地刷著小磚面上的污垢。妳捧著飯碗，餘光瞄著母親奮力起伏的背脊，咀嚼聲說話聲

碗盤碰撞聲中，混著不搭調的刷洗聲，母親粗魯對待頑強的污垢。尼龍毛刷嚙咬著一塊塊地面，困難地啃噬著細菌，長柄一推一縮，在聽覺中拓出一片混濁的呼喊，隨著刷出的污水，流入無人看見的排水孔。她的髮剛好遮住臉，髮間縫隙中只見凍結的表情，視線死沉凝望地面，這個姿態已經陳年許久。彷彿是棕紅系地磚伸出的觸手，那條紅色的圍裙幾乎包覆了她的身體，唯一發出的刷洗聲，被掩蓋在吞嚙咀嚼吃食聲裡。

再確認一次般，妳又看了一眼。

好險，她還在。

平安夜的天空沒有星星，一片沉鬱漆黑遮住了夜空。不知道第幾次扔下作品，妳將那些批評與嫌惡遠遠拋在身後，在幽靜陰暗的校園中慢慢走著。不知道是第幾次，妳又被否定了，花了十幾個小時不眠不休趕出來的作品，被猛烈的評語批的體無完膚。那些字句扎在搖搖欲墜的自信上，即將崩解。

沒有甚麼比全盤否定更讓人絕望的。妳幾近虛脫的坐在頂樓，望著遠方的燈火，覺得自己像一縷魂魄，透明虛無。那些冷言冷語循著記憶，又爬回妳的心上，寂靜冷凝的空氣中，嘈雜的回音充滿了心房。

嗡嗡嗡嗡——聲音淡出，隱約傳來風扇聲，是樓頂的冷氣風扇吧，這聲音漸漸浮出一道輪廓，妳所熟悉的，抽油煙機高頻率的運轉聲。

妳彷彿聞到了大火翻炒蝦子，還有九層塔新鮮清香的味道。

一條吳郭魚從水裡撈上冰塊，掉入紅白塑膠袋內，剛奮力跳出猶如深淵的袋內，最後卻躺上粘板。妳遠遠看著母親奮力去除魚鱗，魚鱗以驚人的怨念掃射著廚房，黏滿了她的紅色圍裙。一邊唸著妳一邊俐落地剖開魚腹，黏稠的內臟與血水流出，她徒手挖出一塊塊濕軟的臟器，動作就像掏口袋那麼容易。妳覺得自己的恐懼，似乎也一併被那雙充滿血腥的手拉出，努力壓下欲嘔的預感，卻管不住飄移的視線。「喂！看著學！」母親的聲音好冷酷，差一點，妳差一點就要奪門而出。

那些血水湧動的豬肉雞肉魚肉，在塑膠袋裡流出一片腥味，滑入空氣之中，以致廚房內的妳們無從抑無法掙脫，這個無形也無聲的枷鎖。抽油煙機的聲音轟炸妳的聽覺，霸占妳的視覺，以一種無孔不入的姿態朝妳逼近，那聲音深植妳的記憶。

生命轟隆作響並且不曾停下，逃得再遠、摀住耳朵，卻依然揮之不去，恍若親暱地貼附在耳畔。伴隨著這樣氛圍，浮現的場景卻是幾乎目盲的光芒。妳忽然想起準備指考的那幾個早晨，陽光在六點鐘親臨妳的窗口，睜開眼，當世界還是一片迷濛的光暈時，嗅覺與聽覺搶先視覺一步清醒，妳先聽見鍋鏟翻炒的碰撞聲，抽油煙機高分貝呼喊著一天的開始，接著幾乎是同步抵達的蛋炒飯香味，蛋汁軟嫩與米飯共譜一場誘人的起床號，有效地將妳拖出夢境，順著這令人安心的味道與聲音，妳開始新的一天。

她的燦爛的人生被分割成一片片的白斬肉、一段段高麗菜絲、一條條肉魚，卻都拿來餵養妳每一個日夜。

下課後的教室裡只剩妳一人，妳一手拿著手機，一手拿著碳筆。母親又來電了，妳

故作漫不經心地應著聲。天色以妳察覺不到的速度變暗，光影出現細微的變化。已經黃昏了吧，窗外的晚霞奢侈地揮霍著橙紅色。

「……有，水果我都有吃。」靠近大馬路的那一面窗，不知道是哪些家庭正在準備晚餐，翻炒的食物餵著這個城市的天空。耳邊的碎碎叨唸，一瞬間好不真實，似乎母親就在妳身旁，就在妳面前，穿著那件紅色的圍裙，對妳傾訴那些無關緊要的瑣碎事情。

凝望靜物燈下的魚，與記憶裡的那些魚重疊，一股莫名的重量敲擊妳胸口，好像有什麼呼之欲出，如那些硬生生被挖開的內臟，一點一滴拉扯著、疼痛著，空氣中隱約有著一股腥味，妳想起自己初經那天，母親的臉。

「……嗯，這禮拜我會回去。」紙上的輪廓還是有些模糊，不過沒關係，妳正一筆一筆慢慢的練習。

妳慢慢練習。